

南北乱世情

NORTH AND SOUTH

[美] 约翰·杰克斯

上



南北乱世情

NORTH AND SOUTH

美 幻 論 杰 克 斯 著

劉 景 濤

張 鏡

劉 景 濤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为纪念
美国南方的岛民朋友
乔纳森·丹尼尔斯
而作

2016/2/2

你把我所认识的隔在远处，

使我为他们所憎恶。

我被拘困，

不得出来。

《旧约全书·诗篇》

第八十八篇

主要人物表

威廉·哈泽德	北方钢铁家
莫德·哈泽德	威廉之妻
弗吉莉亚·哈泽德	威廉之女
斯坦利·哈泽德	威廉之子
伊莎贝尔·特拉斯科特	斯坦利之妻
乔治·哈泽德	威廉之子
弗林·康斯坦斯	乔治之妻
比利·哈泽德	威廉之子
蒂利特·梅因	南方种植园主
克拉丽莎·梅因	蒂利特之妻
库珀·梅因	蒂利特之子
朱迪思·斯塔福德	库珀之妻
奥里·梅因	蒂利特之子
艾什顿·梅因	蒂利特之女
布雷特·梅因	蒂利特之女
查尔斯·赫格	蒂利特之侄
贾斯廷·拉莫特	南方种植园主

马德琳·法布雷
弗朗西斯·拉莫特
福布斯·拉莫特
詹姆斯·亨通
格雷迪
普利安
约翰·布朗

贾斯廷之妻
贾斯廷之兄
弗朗西斯之子
南方律师
亨通的黑奴
梅因家黑奴
南方奴隶起义组织者

罗伯特·李
埃尔卡纳·本特
乔治·皮克特
凯莱布·斯洛克姆
弗兰克·普拉德
詹姆斯·斯图尔特
菲尔·谢里登
拉斐特·奥德尔
皮埃尔·博雷加德
艾布纳·道布尔戴
罗伯特·安德森
西蒙·卡梅伦

西点军校学监
西点军校学员
西点军校学员
西点军校学员
西点军校学员
西点军校学员
西点军校学员
西点军校学员
骑兵中尉
南军军官
北军军官
北军军官
北方政客

目 录

序 幕	两个家庭	1
第一篇	战鼓声声	39
第二篇	朋友和敌人	337

序幕：两个家庭

一六八六：烧炭人的孩子

“这孩子应该姓我的姓，”温多姆在吃过晚饭之后说道。
“早就该这样了。”

这件事是他的一块心病，每当他喝酒的时候，往往要提到这件事上去。男孩子的母亲这时正坐在小火炉旁边，膝头上放着一本《圣经》，这时她把《圣经》合上了。

贝斯·温多姆刚才一直在默读《圣经》，她每天晚上都要读上一段。男孩子通过注视她的嘴唇，便可以观察出她慢慢地念到什么地方了。当温多姆突然说出上面那句话时，贝斯正在品味马修斯第五章中她所最欣赏的诗句：“那些为正义而遭受迫害的人们：他们是受到上帝保佑的，因为他们所在之处是天国。”

这个孩子名叫约瑟夫·莫法特。他背朝着烟囱的一角坐着，正用刀子在削出一只小船。他今年十二岁，象他母亲一样长得很壮实，宽肩膀，浅棕色的头发，眼睛是淡蓝色的，有时看上去仿佛无色一般。

温多姆满脸不高兴地看了他的继子一眼。春雨一滴一滴

地击打着茅屋的屋顶。温多姆的眼睛下面沾着一些炭灰，他没有理会他那参差不齐的指甲缝中的污垢。他长得有点畸形，今年四十岁。他不喝酒的时候，就砍木头，然后把木头堆成一个个二十英尺见方高的木头堆，闷燃两个星期，为沿河一带的小熔炉烧炭。这个活儿很脏，也很低下，街坊四邻那些做母亲的每当自己的孩子做错了事，总是用这样的话吓唬他们说：那炭黑子会来抓他们的。

约瑟夫一言不发，只是两眼呆呆地盯着他。孩子的食指轻轻地敲着刀柄，温多姆把这全看在眼里，这孩子性子很刚烈，有时候连温多姆也惧他三分。但此时此刻，他却一点也不怕约瑟夫。约瑟夫惯常以无言来表示他的轻蔑，他的沉默使继父很恼火。

最后，约瑟夫终于开了口：“我喜欢我自己的姓名。”说完，他就把目光放到他那刻了一半的柳木艇上去了。

“你这不要脸的鬼东西，”温多姆恶狠狠地骂道，抄起工具一下子冲到男孩子跟前。

贝斯跳起身来插在他们二人中间，“随他便吧，撒德。救世主的真正弟子决不会去伤害一个孩子。”

“到底谁要伤害谁？你看看他！”

约瑟夫身子直立，背靠着烟囱站着。孩子的胸脯上下急剧地起伏着。他两眼一眨不眨，刀子握在腰处，随时准备上前厮拼一番。

温多姆的拳头慢慢地张开了，尴尬地走到一边，把工具摆正。象往常一样，每当他对这个孩子又怕又恨的时候，真正痛苦的却是贝斯。

约瑟夫又坐到火炉旁，不知道自己对这种情况还能容忍多久。

“你张口闭口不离你尊崇的主，我听都听厌了，”温多姆对妻子说。“你常说他将抬高穷人的地位。你的前夫居然为了这种鬼话送了命，简直是个大傻瓜。只有当你那亲爱的耶稣显灵，不惜弄脏自己的双手来帮我烧炭的时候，我才能相信耶稣，否则的话，我是决不会相信他的。”

他伸手去拿绿色酒瓶。

那天夜晚，约瑟夫一动不动地躺在靠墙的地铺上，静听着温多姆嘴里不干不净地骂他妈妈，还用拳头打她。约瑟夫同他们的床之间只隔了一条破布帘。贝斯呜呜咽咽地啜泣了一阵，孩子的指甲深深地嵌入自己的手掌。不一会儿，贝斯又发出了截然不同的声音，呻吟中夹杂着喉咙里发出的带有喜悦的惊叫声。孩子鄙夷不屑地愤然想道，这场风波又以惯常的方式告终了。

对可怜的妈妈想要得到一点宁静、安全和爱，他毫无责怪之意，他责怪的只是她选错了丈夫。帘子另一边的床吱吱嘎嘎的声音停息下来很久，约瑟夫还没有睡着，一心想着要去杀死这个烧炭人。

他决不会姓他继父的姓。他将来会比温多姆强，他用以表示轻蔑的方式就是相信他自己将来的生活比温多姆过得好。比如说，就象安德鲁·阿切尔那样的生活。那个人是个铁匠，两年前温多姆曾给他当过徒弟。

然而，有时候，约瑟夫却又被一种阴郁的情绪死死地缠住：他觉得他的希望、信念，都统统不过是愚蠢的黄粱美梦，

他不过象尘埃一样，一文不值。不仅身上脏，精神上也脏。他的衣服上总是沾着炭灰，这都是温多姆带到家里来的。约瑟夫的亲父亲犯过罪，为此，他在苏格兰吃了不少苦，最后死在那里。虽然约瑟夫不懂他父亲犯的罪是怎么回事，但他知道这一切都是真的，这件事对他的影响很大。

“那些为正义而遭受迫害的人们是受到上帝保佑的……”难怪她最喜欢这一句了。

约瑟夫的父亲下巴长得很长，从来没有笑脸，他是个农民，约瑟夫对他父亲的印象很模糊，他是个不屈不挠的国民契约及严肃同盟的盟员。他是在贝斯所谓的屠杀时期由于受到酷刑流血过多而死的，当时正是约克公爵实行王室执政的头几个月。约克公爵最近被加冕为詹姆斯二世。公爵曾立誓要消灭长老会会员。在国内建立主教制度。长期以来，宗教和政界死硬的对立分子之间总是争吵不休，因此，把国家搅得乱糟糟的。

朋友们纷纷赶到罗伯特·莫法特的农场报信，说农场主在押期间因受刑过重，流血过多而死去了，叫他的妻子快快逃命。她带着自己惟一的儿子，仓皇逃走之后还不到一个小时，公爵手下的人就赶到了，把他家的房屋烧得片瓦无存。母子二人流浪了几个月之后，来到南什罗郡的山脚下。贝斯此时已筋疲力尽，她决定不再这样跑下去了。

弯弯曲曲的塞文河南岸和西岸的山地上长着茂密的森林，充满着宜人的乡土气息，使人有一种安全感。她把从苏格兰带来的最后的一笔钱用来租了一间农舍。她做些低下的工作，两年后她遇到了温多姆，同他结了婚。她甚至假装信

了官方的信仰，因为虽然罗伯特·莫法特激发了他妻子对宗教的狂热，但是他却没有激发出她在他死后继续反抗当局的勇气。在苦难面前，她的信仰就被抛到一边去了。

孩子很快就得出结论：这是一种没有骨气、一钱不值的信仰。他什么信仰都不要，他奉为楷模的是有男子气概的阿切尔。阿切尔住在俯瞰塞文河及他所拥有的高炉的山坡上一座漂亮的宅第里。

老贾尔斯难道没有告诉过约瑟夫说他有智慧和意志来取得那种成就吗？最近他难道不是常这样说吗？

约瑟夫大部分时间都相信贾尔斯说的话，但是，一当他看到自己指甲缝里的炭灰，又听到其他徒工们嘲笑地冲他喊“肮脏的乔，象非洲人一样黑”时，他便对贾尔斯的话产生了怀疑。

这样，他就感到自己的梦完全是异想天开，不由得嘲笑自己的愚蠢，他那淡色的眼睛充满了羞惭与止不住的眼泪。

老贾尔斯·哈泽德是个光棍儿，他是阿切尔钢铁厂三位举足轻重人物中的一个。他主管精炼炉，也就是炭的锻炉，在这里，经过高炉冶炼的铸铁锭被再度熔化，除掉过量的炭和其他成分，这些东西会使铸铁制成的马蹄铁、轮圈和犁具一类的产品显得过脆。贾尔斯·哈泽德嗓音粗哑，喜欢把手下的人和徒工象奴隶一样使唤。他一辈子都住在离熔炉很近的地方，只需走十分钟的路就到。他从九岁起就开始在那儿工作了。

他个子又矮又胖，尽管如此，他却浑身有使不完的劲

儿。从形体上看，他原本可能同约瑟夫生得一般无二，不过年龄比他大得多，也许这是他把这个孩子象亲儿子一样看待的一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约瑟夫心灵手巧，学东西很快。约瑟夫引起贾尔斯的注意是从去年夏天开始的。当时，约瑟夫在阿切尔刚干满了一年的工作，贾尔斯同负责高炉的人谈起徒工的情况。这个人把约瑟夫大大夸奖了一番，说他在沙槽处干起活来手脚很麻利，这道工序需要使炽热的铁水流入许多更小的副槽中去，就象猪崽儿吃母猪奶的情况一样。很久以前，主槽和副槽的样子就使人们给浇铸而成的铸件起名叫“猪铁”，即生铁。

贾尔斯在钢铁厂是个权威，因此，他不费吹灰之力就把这个孩子调到了精炼厂。在那里，贾尔斯让他用一根长铁棍一次拨动三、四根金属锭，这样，靠风箱加热的煤炭就使这些金属锭均匀地融化。这孩子掌握了很好的技巧，贾尔斯很快就情不自禁地夸奖起他来。

“你干这一行真是心灵手巧，无师自通，约瑟夫。你的性情也很随和——但是我注意到当别的徒工在你面前嘲笑你父亲的职业时，你可就不那么随和了。你应该学货主的样子，他意志很坚强，确实如此。但他知道有时最好不要表露出来。他通过微笑和讲些好听的话来兜售商品，而不是靠强硬的手段逼着顾客买他的东西。”

这位老者对这孩子是否听得进他的话心里暗暗感到怀疑。约瑟夫生活的模式已经定形，他性格的熔铁已被浇铸到这个模式里：环境和没有知识的父母毫无疑问使这个孩子一

辈子也出不了名。当然，也可能有例外，那该是他在偶尔争吵中的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大打出手而没有被判处死刑。

然而，也许因为贾尔斯年纪越来越大，认识到他决定打一辈子光棍儿是愚蠢的，因此他不断鼓励约瑟夫。他不仅教给约瑟夫炼铁的手艺，而且还把专门知识传授给他。

“钢铁主宰着世界，我的孩子。它打破国界，跨越几大洲——打胜仗也得靠它。”阿切尔熔炉为海军造炮弹。

贾尔斯仰起他那大圆干酪似的脸向空中望去。“从字面上讲，铁是从只有天知道的地方来到地球上的。自从最早的时候起，人们就知道陨铁了。”

孩子立刻问道：“什么是陨星，哈泽德师傅？”

贾尔斯笑了笑说：“就是流星。你肯定看见过流星。”

孩子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贾尔斯接着又谈了好多好多事情。随着约瑟夫对本行东西学的越多，贾尔斯讲的事情对约瑟夫就逐渐有了意义。贾尔斯讲述了炼铁的历史。他谈到了自从第十世纪以来就在德国存在的烧结炉和熔炉；十五世纪传入法国的高炉炼铁法，比利时南部的窝龙人在大约六十年前就发展了冶炼的重新熔化过程。

“但是这都不过是大铁钟上的一声丁冬的钟声。圣·邓斯坦七百年前就开始炼铁了。人们说，他在格拉斯通贝里那儿的寝室中有一个熔炉。埃及的法老们在下葬时埋进了铁护身符和匕首的刀片，因为当时金属很稀少，很珍贵，用处很大。我从巴比伦和美索布达米亚的公元前漫长的千载历史上读到过有关匕首的记载。”

“我不大识字——”

“应该有人教教你，”贾尔斯咕哝说。“或者你应该自学。”

孩子理解他的意思，他接着说：“我是说我从来没听说过你刚才用的那个字，叫什么来着？”

“千载，就是一千年的意思。”

“噢。”约瑟夫眨了眨眼睛。贾尔斯看出这孩子把这件事记住了，他感到很欣慰。

“一个人通过读书能学到很多知识，约瑟夫，并不是一切，而是很多东西。我指的是如果一个人不想仅仅做烧炭人的话。”

约瑟夫懂他的意思，他点了点头，没有什么不满情绪。

“你究竟识字不识字？”贾尔斯问道。

“识字。”约瑟夫停顿了一下，两眼望着贾尔斯。紧接着他承认说：“认的字不多。我妈妈曾试图教我读《圣经》。我很喜欢关于英雄豪杰的故事，萨姆森，戴维，可是温多姆不愿意我妈妈教我识字，这么着，她就不再教我了。”

贾尔斯沉思了一下说：“如果每天晚上你肯多呆上半小时，我来教你。”

“温多姆可能不会——”

“那你就向他撒谎，”贾尔斯打断他的话说。“要是他问你为什么回家晚了，你就骗他。也就是说，如果你真想要有所作为、不想当一个烧炭工的话。”

“哈泽德师傅，你看我行吗？”

“你自己怎么想呢？”

“我行。”

“那你就准行。走这条路要孜孜不倦地努力下去，而不能速战速决。”

这次谈话是在夏天，整个秋天和冬天，贾尔斯一直在教这个孩子识字，他教得很好，约瑟夫高兴得都忍不住要同母亲一起分享他取得成绩的快乐。一天晚上，温多姆不知到什么地方饮酒作乐去了，约瑟夫把偷偷带回家来的一本书拿给母亲看。这是一本争议颇多的书，书名叫《麦特勒姆·马蒂斯》，作者是最近去世的达德·达德利，他是达德利第五公爵的私生子。

达德·达德利宣称他用矿煤，也就是煤炭，成功地熔化了铁，约瑟夫在念给母亲听时这样解释道。他念得很吃力，但却很成功。

母亲的眼睛流露出赞美的目光。不一会儿，这种目光渐渐地变得淡漠了。“学习是件很光彩的事情，约瑟夫。但是，这会导致一个人过分骄傲自大，你生活的中心必须是耶稣。”

约瑟夫讨厌听到这种话，但他什么也没说。

“人的一生只有两件事最重要，”母亲接着说。“爱上帝的儿子，人与人之间也彼此相爱。也就是妈妈对你的那种爱。”她说完了，突然紧紧地抱住了儿子。

约瑟夫听到母亲在哭泣，感到母亲在颤抖。大屠杀时期使得她所有的希望都破灭了，惟独对老天还抱有希望，她所有的忠贞也化为乌有了，惟独对儿子和对那个儿子即将不信赖的救世主还保持着忠贞。约瑟夫很可怜母亲，但他打算按自己的方式生活。

关于学功课的事他们对温多姆只字不提，但是，显然贝

斯的举止当中不自觉地流露出一丝骄傲的情绪，这样一来可激怒了她的丈夫。一个夏天的夜晚，就在因为温多姆让约瑟夫姓温多姆的姓而发生争吵的事发生后不久，孩子回到家里，看到他母亲被打得遍体鳞伤，倒在地上几乎人事不省，温多姆不知到哪儿去了。对于发生了什么事，她一个字也不说。她苦苦哀求约瑟夫，直到他答应不对继父采取任何威胁行动为止，但是他心中的怒火却越燃越旺。

随着又一个秋天的来临，什罗郡山上的树又都被染上了金黄色和红色，约瑟夫的进步令贾尔斯大喜过望，他打算采取一个大胆的步骤。

“我要去跟炼铁厂老板谈谈，要求他让你每星期去向住在这个宅第中的家庭教师学习一小时文化。阿切尔自己的孩子不可能占去这个家庭教师的全部时间。我相信阿切尔会允许这个教师教你一点儿数学，甚至也许还教一点儿拉丁文。”

“他怎么肯教我呢？我又没什么地位。”

老贾尔斯放声大笑，一边抚摩约瑟夫的头。“他分文不掏就能得到一个忠心耿耿而又有教养的雇员，他又何乐而不为呢？这是部分原因。另一部分原因是阿切尔为人很不错。在这世界上还有那么几个好人。”

直到贾尔斯告诉约瑟夫说阿切尔同意了他的要求，约瑟夫才真地相信了他的话。这孩子喜出望外，当天晚上跑回家时，居然忘记了他固有的警惕性。河上和山上的雾很浓，他到茅屋时感到透心凉。温多姆正在家里，身上肮脏不堪，喝酒喝得半醉。约瑟夫想到要使另外一个人对他产生好印象该有多好，因此他压抑不住内心的喜悦，不顾妈妈暗递眼色，